

## 第三回 瓊林宴遍覓狀元郎

詩曰：

紅杏蕭牆翠柳遮，重門深鎖屬誰家。  
日長亭館人初散，風細鞦韆影半斜。  
滿地綠蔭飛燕子，一簾清雪卷楊花。  
玉樓有客方中酒，笑撥沈煙索煮茶。

話說鍾景期與明霞小姐正在說得情濃，忽聽得外面許多人走進來，嚇得明霞、紅子二人往內飛奔不及。原來那進來的人，卻正是葛御史，同了李供奉、杜拾遺二人，往郊外遊春回來，打從連英兒巷口走過。葛御史就邀他們到自己園中頑耍飲酒，因此不由前門，竟從後門裡進來。一直到錦香亭上吩咐安排，不在話下。

只可憐那鍾景期急得就似熱石頭上螞蟻一般，東走又不是，西走又不是。在假山背後捱了半日，思量那些從人們都在園門上，如何出去得？屁也不敢放一聲，心裡不住突突的跳。看看到紅日西沉，東方月上，那亭子上正吃得高興，不想起身，景期越發急了，想了一會，抬頭一看，見那邊粉牆一座，牆外有一枝柳樹，牆內也有一枝柳樹。心下想道：「此牆內外俱靠著大樹，盡可扳住柳條跳將過去。想牆外必有出路了。」慌忙撩起衣袂，爬上柳樹，跳在牆上。又從牆外樹上溜將下去。喘息定了，正待尋條走路，舉目四顧，誰想又是一所園亭，比葛家園中更加深邃華麗。但見：

巍巍畫棟，曲曲雕欄，堆砌參差，盡是瑤葩琪草；繞廊來往，無非異獸珍禽，珠簾捲處，只聞得一陣氤氳氳的蘭麝香；翠幌掀時，只見有一圓明明晃晃的菱花鏡。樓台倒影入池塘，花柳依人窺瑣闌。恍如誤入桃源，疑似潛投月府。

景期正在驚疑，背後忽轉出四個青衣侍婢來，一把拉住道：「在這裡了，你是什麼人，敢入園中，夫人在弄月樓上親自看見，著我們來拿你。」景期聽了，只叫得一聲苦，想道：「這回弄決撤了！」只向四個婢子問道：「你家是何等人家？」內一個道：「你眼珠子也不帶的，我這裡是皇姨虢國夫人府中。你敢亂闖嗎！」景期呆了，只得跟她們走去。

看官，你道那虢國夫人是何等人？原來是楊貴妃的親姊。她姊妹共有四人，因明皇寵了貴妃，連那三位姨娘也不時召入宮中臨幸。封大姨為秦國夫人、二姨為韓國夫人、三姨為虢國夫人。也不要嫁人，竟治第京師，一時寵冠百僚，權傾朝野。三姨之中，惟虢國夫人更加秀媚。有唐人絕句為證：

虢國夫人承主恩，平明騎馬入官門。  
卻嫌脂粉污顏色，淡掃蛾眉朝至尊。

原來那虢國夫人平日不耐冷靜，不肯單守著一個妹夫。時常要尋幾個俊俏後生，藏在府中作樂。這日正好在弄月樓上望見個書生，在園中東張西望。這是上門的生意，如何放得他過，因此叫青衣去拿他進來。景期被四個侍女挾著上樓，那樓中已點上燈火。見那金爐內焚著龍涎寶香，玉瓶中供著幾件珊瑚。繡茵錦褥，象骨鸞箋，水晶簾，琉璃障，映得滿樓明瑩。中間一把沉香椅上，端坐著夫人。

景期見了，只得跪下。夫人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敢入我府中窺探，快說姓甚名誰？作何勾當？」景期想來，不知是禍是福，不好說出真名字來，只將姓兒拆開了胡應道：「小生姓金名重，忝列泮宮，因尋春沉醉，誤入潭府，望夫人恕罪！」虢國夫人見他舉止風流，已是十分憐愛，又聽得他言語不俗，眼中如何不放出火來！便朱唇微綻，色眼雙睜，伸出一雙雪白的手兒扶他起來，道：「既是書生，請起作揖。」景期此時一大驚嚇變成歡喜，站起來深深作了一揖。夫人便叫看坐。景期道：「小生得蒙夫人海涵，已出萬幸，理宜侍立，何敢僭越！」夫人道：「君家氣宇不凡，今日有緣相遇，何必過謙！」景期又告坐了，方才坐下。

侍兒點上茶來，銀碗金匙，香茗異果。一面吃茶，一面夫人吩咐擺宴，侍女應了一聲，一霎時就擺列席前。簾外咿咿啞啞的奏起一番細樂。夫人立起身來，請景期就席。景期要讓夫人主坐，自己旁坐。夫人笑著，再三不肯。景期又推讓了一回，方才對面坐了。侍女們輪流把盞，那吃的肴撰通是些鯉唇熊掌，象白駝峰。用的器皿通是些玉碗金甌，珀盞象箸。奏一通樂，飲一通酒。夫人在席間用些勾引的話兒撩撥景期。景期也用些知趣的話兒酬答夫人。一過一杯，各行一個小令，直飲到更餘撤宴。

虢國夫人酒性勃發，春心蕩漾。立起身向景期微微笑道：「今夕與卿此會，洵非偶然。如此良宵，豈敢虛度乎！」景期道：「盛蒙雅愛，只恐蒲姿柳質，難陪玉葉金枝。」夫人又笑道：「何必如此過謙！」景期此時也是心癢魂飛，見夫人如此俯就，豈有不仰扳之理。便走近身來，摟住夫人親嘴。夫人也不避侍兒的眼，也不推辭。兩個互相遞過尖尖嫩嫩的舌頭，大家吮咂了一回，才攜手雙雙擁入羅幃，解衣寬帶，鳳倒鸞顛。

咦！我做小說的寫到此際，也不覺魂飛魄蕩，不怪看官垂涎欲滴。待在下再做一隻《黃鶯兒》來，摹擬他一番，等看官們一發替他歡喜一歡喜。

錦帳暖溶溶，髻斜倚，雲鬢鬆。枕邊溜下金釵鳳。陽台夢中，襄王興濃正歡娛，生怕晨鐘動。眼蒙蒙，吁吁微喘，香汗透酥胸。兩人雲雨已罷，交頸而睡。

次早起來，虢國夫人竟不肯放他出去。留在府中飲酒取樂，同行同坐，同起同臥。一連住了十餘日。

正值三月十五日，虢國夫人清早梳妝進宮朝賀。是日去了一日，直至傍晚方回。景期接著，道：「夫人為何去了一日？」

夫人道：「今日聖上因我連日不進朝，故此留宴宮中，耽擱了一日，冷落了愛卿了！」景期道：「不敢。」夫人道：「今日有一樁絕奇的新聞，我說與你聽，笑也不笑！」景期道：「請問夫人，有甚奇聞？」夫人道：「今日午門放榜賜宴瓊林，諸進士俱齊，單單不見了一個狀元。閣下著有司四散尋覓，並無蹤跡。我方才出宮時，見聖上又差了司禮監公公高力士親自出來尋了。你道奇也不奇？」景期道：「今科狀元還是誰人？」夫人道：「狀元是鍾景期，係武陵人，入籍長安的。」

這句話，景期不聽便罷，聽了不覺遍體酥麻，手足俱軟。吃了一杯熱茶，漸漸有一股熱氣從丹田一步步透將起來，直繞過泥丸宮，方始甦醒。連忙跪下，說道：「夫人救我則個！」

夫人扶起道：「愛卿為何如此？」景期道：「不瞞夫人說，前日闖入夫人園內恐夫人見罪，因此不敢說出真名字來，將鍾字拆開，假說姓名金重。其實卑人就是鍾景期。」夫人道：「若如此說，就是殿元公了。可喜，可賀！」景期道：「如今聖上差了高公公出來尋訪，這件事弄大了。倘然聖上根究起來，如何是好？」

夫人心內想一想道：「不妨，我與你安排便了。如今聖上頗信神仙道術。你可托言偶遇異人攜至終南訪道，所以來遲。你今出去，一逕直步到瓊林赴宴。我一面差人打關節與高力士，並吾兄楊國忠、吾妹楊貴妃處。得此三人在聖上面前周旋，就可無虞了。你放心出去。」景期撲地拜將下去，道：「夫人如此恩山義海，叫卑人粉骨難報矣。」夫人也回了一禮道：「與卿正在歡娛，忽然分袂，本宜排宴敘別，只是瓊林諸公盼望已久，不敢相留了。侍女們，取酒過來，待我立奉一杯罷！」

侍女們忙將金杯斟上一杯酒來。夫人取酒在手，那淚珠兒撲撲的掉將下來，道：「愛卿滿飲此杯，你雖是看花得意，不可忘奴家恩愛也！」鍾景期也不勝哽咽，拭著淚兒道：「蒙夫人厚恩，怎敢相忘！卑人面聖過了，即當踵門叩謁，再圖佳會便了。」

說罷，接過酒來吃了，也回敬了夫人一杯。兩雙淚眼兒互相覷定，兩人又偎抱了一回，只得勉強分開，各道珍重而別。

夫人差兩個伶俐侍女，領景期打從小門裡出去。那小門兒是虢國夫人私門，慣與相知後生們出入的所在。景期出得這門，踉踉蹌蹌走上街來。行不多幾步，只見街坊上的人，三三兩兩，東一堆，西一擁的在那邊傳說新聞。有的說什麼一個狀元竟沒處尋，莫非死在哪裡了？有人說：「就在路上倒屍，也須有個著落，難道總沒個影兒？」又有的道：「尋了一日，這時該尋著了。」又有人道：「哪裡有尋著，方才朝廷又差了司禮監高公公出來查了。」又有人道：「好笑裡邊那主議的楊太師著了急，移文在羽林大將軍陳元禮處，叫他親自帶了軍士捕快人等，領了鍾家看下處的老蒼頭，在城內城外那些庵院寺觀、妓女人家、酒肆茶坊裡各處稽查，好象收捕強盜一般。」有的取笑說道：「偌大個狀元，難道被騙孩子的騙了去不成！」有的問道：「他的家在何處？如何不到他家裡去問？」又有人說：「他家就在鄉間，離城三十里。一日的流星馬兒，邊報一般的在他家來往打探哩！」有人說：「莫非被人謀害了？」又有老人家說道：「那鍾狀元的父親，我曾認得，他做官極好。就是鍾狀元，也聞得說在家閉戶讀書，如何有仇家謀害？」那些人我猜你猜，紛紛議論不一。

景期聽了，一頭走，只管暗笑。又走過一條街，見有三四個公差，手拿朱票，滿身大汗的亂跑。一個口裡說道：「你說有這等遭瘟的事！往年的瓊林宴，是日裡吃的。今年不見了狀元，直捱到夜黑治宴。老爺立刻要通宵厚蠟的大燭七百斤，差了朱票立等要用，叫鋪家明日到大盈庫領價。你道這個差難也不難！急也不急！」那一個就道：「你的還好，我的差更加疼瘡哩！往年狀元遊街是日裡游的。如今狀元不知何處去了，天色已晚，儀仗官差了朱票，要著燈鋪借用綠紗燈三百對，待狀元遊街應用哩！」又見幾個官妓家的龜子，買了些糕餅兒拿在手裡，互相說道：「瓊林宴上官奴值酒，不消半日工夫。如今俟了一日，狀元還不到。家的幾個姐姐餓得死去活來，買這些粉麵食物與她們充充饑，好再伺候。」

景期一一聽見，心中暗道：「慚愧！因我一人累卻許多人，如何是好？」低著頭又走。只見一對朱紅御棍，四五對軍牢擺導，引著一匹高大駿馬，馬上騎著個內官。後邊隨著許多大小太監，喝導而來。景期此時身子如在雲霧中，哪裡曉得什麼迴避，竟嚮導子裡直闖。一個軍牢就當胸扯住，道：「好大膽的狗頭，敢闖俺爺的導子嗎！」又一個軍牢提起紅棍兒劈頭就打。

景期慌了，叫道：「呵呀！不要打！」只聽那壁廂巷裡，也叫道：「呵呀！不要打！」好象深山叫人，空答應一般。這是什麼緣故？原來是陳元禮帶著軍士們領鍾家的蒼頭，四處覓訪不見，正從小巷裡穿將出來。蒼頭在前望見那闖道的是自己主人，正要喊出來。卻見那軍牢要打，便忙叫道：「呵呀！不要打！」所以與景期那一聲，不約而同的相應。

蒼頭見了景期，便亂喊道：「我家主人相公，新中狀元老爺在此了！」那些人聽見，一齊來團團圍住，嚇得那扯胸的連忙放手，執棍的跪下磕頭。那內官也跳下馬來。這邊陳元禮也下馬趨來，齊向景期施禮，說道：「不知是殿元公台駕，都各有罪了。」景期欠身道：「不敢。請問二位尊姓？」陳元禮道：「此位就是司禮監高公公，是奉聖旨尋狀元的。」高力士道：「此位就是羽林陳將軍。也是尋覓狀元的。且喜如今尋著了，但不知殿元公今日卻在何處，遍訪不見？乞道其詳。」

景期就依著虢國夫人教的鬼話兒答道：「前日遇一個方外異人，邀到終南山訪道。行至中途，他又道我塵緣未斷，洪福方殷，令我轉來。方才進城，忽聞聖恩擢取，慌忙匍匐而來。不期公公與將軍如此勞神，學生實負罪深重，還祈公公在聖上面前方便。」高力士道：「這個何須說得，快牽馬來與狀元騎了，咱們兩個送至瓊林宴上，然後復旨便了。」說罷，左右就牽過馬來，原來高力士與陳元禮俱備有空馬隨著，原是防尋著了狀元就要騎的。故此說得一聲，馬就牽到了。三人齊上了馬，眾軍吆喝而行。

來到瓊林宴上，只見點起滿堂燈燭，照耀如同白日。眾人聽見狀元到了，一聲吹打，兩邊官妓各役，一字兒跪著。陪宴官與諸進士都降階迎接上堂。早有伺候官捧著紗帽紅袍，皂靴銀帶，與景期穿戴。望闕謝恩過了，然後與各官見禮。高力士與陳元禮自別了景期與諸進士，同去復旨。這裡宴上奏樂定席，景期巍然上坐。見官妓二人，拿著兩朵金花，走到面前叩了一頭，起來將花與景期戴了，以下一齊簪花已畢，眾官把盞。說不盡瓊林宴上的豪華氣概。但見：

香煙裊翠，燭影搖紅。香煙裊翠，籠罩著錦帳重重；燭影搖紅，照耀的宮花簇簇。紫檀几上，列著海錯山珍；白玉杯中，泛著醞醞醞。戲傀儡、跳魁星、舞獅蠻、耍鮑老，來來往往，幾番上下趨踰；撥琵琶、吹笙管、搗花鼓、擊金鏡，細細粗粗，一派聲音嘹亮。掌禮是鴻臚鳴贊，監廚有老祿專司。堂上迴旋，無非是蛾眉螭首，妙舞清歌，妖妖嬈嬈的教坊妓女；階前伺候，盡是些虎體猿腰，揚威耀武，凶凶狠狠的禁衛官軍。

正是錦衣照著君恩重，瓊宴新開御饌鮮。

少頃散席，各官上馬歸去。惟有狀元、榜眼、探花三個，欽賜遊街。景期坐在紫金鞍上，三把傘下。馬前一對金瓜，前面通是彩旗，與那綠紗燈。一隊一隊的間著走，粗樂在前，細樂在後，鬧嚷嚷打從御街游過。那看的人山人海，都道好個新奇狀元，我們京中人出娘肚皮從沒有吃過夜飯，方才看迎狀元的。那景期游過幾條花街柳巷，就吩咐回寓。眾役各散。

次日五更，景陽鐘動，起身入朝。在朝房中與李林甫、楊國忠、賀知章等一班兒相見了。待殿上靜鐘三下，明皇升殿，景期隨著眾官排班行禮，山呼謝恩。殿上傳下旨意，宣新狀元鍾景期上殿。鴻臚引鍾景期出班升階，昭儀捲簾，鍾景期上殿俯伏在地，戰戰兢兢，奏道：「微臣鍾景期見駕，願吾皇萬歲！」

明皇開言道：「昨日高力士復旨，言卿訪道終南，以致久虛瓊宴。幸卿無恙，深慰朕心。」景期叩頭道：「臣該萬死！」明皇道：「卿有何罪？昨宵朕幸花萼樓飲宴，望見御街燈火輝煌。問知乃是卿等遊街。朕想若非卿一日監祠，安能有此勝景！朕今除卿為翰林丞旨，卿其供職無怠！」景期叩頭謝恩下殿，明皇退朝不題。

看官，聽說：「想你我百姓人家裡酒席，邀客人不來，心裡也要焦躁，那裡有個皇恩賜宴的大典，等閒一個新進的小臣，敢丟著一日，累眾官尋來尋去，直到晚間方來赴宴，豈不是犯了違旨的律？此時面君，沒一個不替他擔憂。誰想皇上不惟不加罪遣，反賜褒獎。這是什麼緣故？原來是虢國夫人怕根究隱匿狀元的情弊，未免涉及自己，故連夜著人叮囑了楊貴妃、高力士、楊國忠等，內外維持。哄得明皇免問，因此景期面君這般太平。有兩句俗語道得好：

囊中有錢方沽酒，朝裡無人莫做官。

景期出了朝門，便吩咐長班備下該用的稟揭名帖，去各處拜客。先拜了楊李二太師，並幾個顯耀的大臣，然後到錦里坊來拜虢國夫人與葛御史。到虢國夫人門首下馬，門上人接了揭回道：「夫人不在府中，今早晨聖上宣召入宮未回，留下揭兒罷。」鍾景期道：「相煩多多拜上，說另日還要面謁。」門上人道聲曉得，景期上馬，就吩咐到葛御史家去。從人們應了，排導前行。

景期暗想道：「論起葛御史來，我也不須今日去拜他。只為明霞小姐的緣故，所以要早致懇懃。後日可央媒說合，我今日相見時，須先把些話兒打動他一番。」心裡想著，那從人們到馬前稟道：「已到葛御史門首了。」景期下得馬來，抬頭一看，但見獅子苔封，獸環塵閉，只聞鳥雀聲喧，惟有蜘蛛成網，靜悄悄絕無一人。一把大鎖鎖在門上，兩張封條一橫一豎的貼著。那從人們去尋個接帖的也沒有。景期看這光景，一時委決不下。

畢竟葛御史門首為何這般冷落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錦香亭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